

氏鏡的冤枉<sup>1</sup>  
Nỗi oan Thị Kính

第一場：老莫家客廳

人物：

老莫：四十多歲，氏鏡丈夫

氏鏡：二十三歲，越南新娘

燈亮前，舞台傳來電視新聞播報聲。燈隨著新聞播報而漸漸亮起。舞台上，老莫坐在舞台中央老舊雙人沙發的一側，面對觀眾，將觀眾當作電視機，向觀眾操控手中的遙控器，心情焦躁不已。

電視新聞播報聲 A：嘉義縣一名女子在小吃店陪酒賣笑，同居男友卻好吃懶做，還拿她賺的辛苦錢買毒、玩女人，女子昨日清晨趁男友吸毒昏睡，把男友命根子剪斷——

---

<sup>1</sup> 取材自越南嘲劇《觀音氏敬》。《觀音氏敬》，越南北方傳統故事，講述一位名叫氏敬的女孩，嫁給一位名叫善士的青年，一天，氏敬正在縫衣服，善士讀書累了，趴在氏敬的大腿上睡著，氏敬想替先生修剪掉臉上一根倒長的鬍鬚，就拿起身旁的縫衣用的剪刀，這一幕正好被婆婆看到，以為氏敬要謀殺自己的兒子，便將氏敬趕了出去。氏敬在走頭無路時，遇到了一位老住持把她救到廟裡，氏敬女扮男裝，待在寺廟裡幫忙打掃，等待時機重回夫家。同村子裡，有一個名叫氏牟的女孩，生性開放風騷，一天，氏牟上寺廟拜拜，看到正在掃地的氏敬，一眼便愛上她。從那天起，氏牟用盡全力勾引氏敬。氏牟因為和家裡男僕人私通情款而懷了孕，她便趁機一口咬定這孩子是氏敬的骨肉。村人找來判官審判這孩子到底是誰的。這五位判官各是眼瞎、啞巴、聾子、癩腿、斷手和好色的判官。最後，氏敬又被冤枉，孩子出世後，氏敬負起養孩子的責任。氏敬憐恤、疼愛這孩子，抱著他到處去要奶水。因為冤屈和身體的疲累，氏敬終於熬不過身心的煎熬，倒在路邊死掉了。人們發現她的屍體後，把她頭上的束髮帶拿下來，看到她的長髮後，才發現她原來是女兒身，這時氏敬的冤屈才被解開。不過已為時以晚，氏敬早已離開人世。因為故事的主角氏敬，個性好像觀音一樣慈悲，所以故事取名為「觀音氏敬」。

（老莫轉台）

電視新聞播報聲 B：北市普陀診所關聰明醫師販嬰案，他涉及販賣人口以及偽造文書，二審一度被判刑九年。關聰明一度被收押、診所也關門，近日卻傳出診所即將復業——

（老莫關上電視，起身走到窗邊察看，又回到沙發上，打開電視）

電視新聞播報聲 B：明白宣布普陀診所不改名，九二一重新開業——

（老莫轉台）

電視新聞播報聲 A：中國發生一起離奇的「越南新娘集體消失」事件，江西省兩個鄉鎮七名越南新娘——

（老莫轉台）

電視新聞播報聲 C：好吃夯仔內，今天帶您到高雄品嚐泰式料理，椰奶黃咖哩雞麵，裡頭除了有濃濃的泰式黃咖哩之外，還加了椰漿，主角是去皮去骨的雞——

（在新聞播報聲中，舞台右側的大門開了，氏鏡兩手空空地進場，老莫隨即關上電視起身，站在原地盯著氏鏡，氏鏡注意到老莫之後被嚇得退了幾步）

老莫：（不滿）妳去哪裡？

氏鏡：（不安）你怎麼回來了？

老莫：我問妳去哪裡？

氏鏡：（猶豫片刻後心虛說）我——我陪阿牟出去。（走向房間）

老莫：妳陪阿牟出去？我剛剛才在樓下遇到阿牟，妳說妳跟阿牟出去？！

氏鏡：（大驚）她——她比較早回來！

老莫：比較早回來？我是在三個小時前碰到她的，這叫比較早回來？！

氏鏡：她——她就是在三個小時前回來的，因為她頭痛！

老莫：頭痛？我看她容光煥發的，還笑著打了我屁股一下，妳說她頭痛？！

氏鏡：她——她大概是因為頭不痛了，所以心情變好，才打了你屁股一下吧！（尷尬地笑，做出打屁股的動作）

老莫：阮氏鏡，妳最好不要騙我哦，我等一下會去問阿牟，妳現在最好給我誠實說！

氏鏡：（吃驚、恐懼）我、我才沒有騙你，你要去問就去問啊！

老莫：（走向門口）好，我這就去問。

氏鏡：（著急地拉住老莫）欸——

老莫：妳幹什麼？

氏鏡：（努力想著要怎麼解釋，然後道）阿牟她頭又痛了，現在不方便見你。

老莫：啊？她頭又痛了？妳不是說她頭痛好了，所以心情變好，才打了我屁股一下嗎？

氏鏡：……她剛剛是好了，但現在又痛了。

老莫：現在又痛了？她是生病了還是怎樣？

氏鏡：這就是那個……那個……「午後性頭痛」！

老莫：「午後性頭痛」？

氏鏡：對，「午後性頭痛」。

老莫：什麼是「午後性頭痛」？

氏鏡：「午後性頭痛」就是那個啊，你聽過「午後性雷陣雨」吧？「午後性頭痛」就跟那個一樣啦，一陣一陣的，忽然痛忽然不痛。

老莫：還有這個東西啊。

氏鏡：她就是得了這個啦。

（這時電鈴聲響起，老莫和氏鏡一起看向門口）

老莫：誰啊？（走向門口）

氏鏡：（急拉住老莫）我去看！（打開門，氏牟站在門外）

氏牟：Thị Kính! Đưa tôi chai tương cà——

氏鏡：（急關上門）

老莫：哎，那不是阿牟嗎？她頭又不痛啦？那我要來問她——

氏鏡：（堵在門前，把老莫擋在面前）欸——人家才剛好，你要她頭又痛嗎？

老莫：我只是要問她一個問題有那麼嚴重嗎？

氏鏡：你不知道「午後性頭痛」最忌諱的就是人家問問題嗎？！那就像拿釘子去釘她的頭，那會害她全身抽痛、四肢麻痺，弄不好的話說不定還會內分泌失調，從此倒地不起，再也無法行動，變得跟植物人一樣！

老莫：這、這麼嚴重啊？只是問個問題而已耶？

氏鏡：這是你希望的嗎？

老莫：（連忙搖頭）

氏鏡：（指向沙發）那你就去乖乖坐著，我去看她要怎樣。

老莫：好、好，妳快去快去。（走向沙發端正地坐下）

氏鏡：（開門走出去後立刻關門，一下子後她自己進門，走去房間）

老莫：她還好吧？

氏鏡：（走出房間，拿了一罐番茄醬）

老莫：妳拿番茄醬幹嘛？

氏鏡：（看也不看老莫走向門口）你不知道頭痛要用番茄醬治嗎？！（打開門，將番茄醬遞給氏牟，關上門，燈暗）

第二場：路邊小吃攤

人物：

工人甲：四十多歲，老莫同事

工人乙：四十多歲，老莫同事

女服務生：二十多歲

老莫

舞台中央，小吃攤方桌，工人甲和工人乙分坐面向觀眾及側對觀眾的位子，桌上擺著幾盤菜、兩瓶酒。

工人甲：（一隻腳露在桌外抖腳）幹。我就跟你說過，女人啊，你一定要給她「恩威並濟」，有沒有？那白痴就是因為沒有「恩」，只有「威」，只靠他的威權去統治女人，結果呢？你看，現在，落得被咖擦了吧。幹！活該啦！（偷看工人乙，期待他回應）

工人乙：（吃菜）

工人甲：兄弟啊，我看你好像還聽不太懂，這樣吧，今天大放送啦，讓你親眼看看怎樣才是正港的男人，這種男人不多了哦我跟你講。我實際操演給你看。（張望四周）

（女服務生端著盤子進場，要往別桌走去）

工人甲：（頤指氣使叫女務生）欸，妹妹啊。

女服務生：（沒理會他，直往別桌走去）

工人甲：（尷尬一笑）這種時候就是普通男人容易犯錯的時候。他們這時候往往會惱羞成怒。不可以。因為這種時候其實是女人在考驗你，她在考驗你看你有沒有耐心、有沒有溫柔。（女服務生折返）我們要展現我們的耐心、我們的溫柔。欸，妹妹啊。

女服務生：（不耐煩道）幹嘛？

工人甲：（對工人乙說）現在是「恩」，看好囉。（對女服務生道）妹妹啊，再拿幾盤菜來。

女服務生：（不耐煩道）什麼菜？

工人甲：隨妳挑！看妳喜歡什麼，都好。

女服務生：先生，我看你長得不像我爸啊，還是我長得像你女兒？

工人甲：（尷尬一笑，對工人乙說）她又在考驗我們了，記得，我們的耐心、我們的溫柔。（對女服務生說）妹妹啊，相遇就是有緣，緣分是可遇不可求啊，所以別跟我客氣，儘管挑，開心就好，開心就好！

女服務生：（冷冷看了他一眼，然後道）你說的。（轉身離場）

工人甲：（震驚得連忙起身）欸，可是也不要太——（想到工人乙還在，回頭看了一眼工人乙，坐回位子）哈哈，看到沒，這就是「恩」。她剛剛走起路來多有風你有沒有看到。你給她面子，她也會給你面子的啦我告訴你。

工人乙：（吃飯）

女服務生：（用一個大盤子端了好幾盤菜進場，將那幾盤菜擺上工人甲乙所在的桌）

工人甲：（目瞪口呆）

女服務生：（擺完後問）還要嗎？

工人甲：呃……（尷尬一笑）當然！才這樣，連塞牙縫都不夠……

女服務生：你說的。（轉身離場）

工人甲：（錯愕地目送她離開，然後向工人乙說）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什麼事？就是你雖然要給她「恩」，但你不能讓她予取予求，你這樣是把你自己往提款機的位置推。（女服務生又拿大盤子端了幾盤菜進場，他用手肘頂了頂工人乙問）欸，所以要怎樣？

女服務生：（將那幾盤菜擺上工人甲乙所在的桌）

工人甲：（工人乙遲遲未理他，他只好自己說）要拒絕她！（向正在擺菜的女服務生說）夠了！給我適可而止！

女服務生：你桌子也擺不下了啦。（轉身離場）

工人甲：為什麼要拒絕她？因為你要讓她知道你和她是不同的。為什麼要讓她知道你和她不同？因為這樣她有事才會來問你。要是你讓她覺得你們一樣，她就不會來徵求你意見，你的地位將會越來越低，就跟吃膩的餐館一樣，你希望這樣嗎？

（見工人乙仍在吃飯，乾咳了幾聲）

工人乙：（點頭）

工人甲：啊？你希望這樣？

工人乙：（搖頭）

工人甲：(得意洋洋) 哼，我就知道！再來，我要教你什麼是「威」。你不只要對她有「恩」，還得要時常向她展示你「威武」的那一面。女人其實渴望的不只是男人的愛，還渴望能夠崇拜男人，你要用你「威」的那一面讓她崇拜。(一面抖腳一面左顧右盼，但遲遲不見那名女服務生的蹤影，於是他乾脆朝向廚房的位置用吼的) 喂！服務生！

(女服務生不耐煩地出場)

女服務生：(吼回去) 幹嘛啦！

工人甲：(向工人乙說) 很好，她要來測試你了。這時候你絕不能示弱，她多兇，你就要更兇，這是她看你多有料的測試。(向女服務生吼) 為什麼我朋友還沒來！

女服務生：(吼回去) 你不會打電話去問啊！

工人甲：(手往桌面用力一拍，但在拍上桌面，發現桌上滿滿的盤子，他勉強移出一個空間，小力一拍) 妳這什麼態度？！打電話是我們男人的事嗎！

女服務生：不打就算啦。(轉身離開)

工人甲：喂！

女服務生：(回頭) 幹嘛啦？我很忙！

工人甲：(拿出手機) 幫我打。

女服務生：你有事嗎先生？

工人甲：我就是有事才叫妳打啊。快給我打！

女服務生：(大翻白眼，無奈走去拿起工人甲的手機)

工人甲：很好很好。快給我打。

女服務生：(在手機上輸入號碼，然後拿起來放在耳邊)

工人甲：(突然發現不對) 欸？妹妹啊，妳怎麼知道他電話？

女服務生：(對工人甲說) 這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嗎？(對手機說) 喂，警察局啊？這裡有個醉漢——

工人甲：(嚇得連忙起身搶走手機) 欸欸欸欸——(尷尬地對手機笑說) 沒有啦，警察先生，這裡哪有什麼醉漢啊——(發現手機根本沒撥出去，瞬間板起面孔)

女服務生：(笑著離場)

工人甲：(坐下) 哼，幽默的女人。就只有那些被她們認可的男人，她們才會去挑逗啦跟你講。

(老莫進場)

工人甲：(注意到老莫) 哎，終於來了。(向老莫招手) 欸，老莫啊，這裡！

老莫：(心情低落地走到工人甲乙所在的餐桌坐下，一坐下便倒酒一連乾了三杯)

工人甲：幹，你今天是怎樣？要去競選啦？

老莫：(沈默繼續喝)

工人甲：到底怎麼啦，兄弟，你也被咖擦啦？

老莫：(沈默)

工人甲：幹，你真的被咖擦啦？

老莫：咖擦什麼啦？

工人甲：你沒看昨天新聞啊？一個嗑藥的白痴被他越南老婆半夜咖擦啦。

老莫：沒有啦！

工人甲：是沒看到還是沒被咖擦？

老莫：當然是沒被咖擦！

工人甲：幹，那就沒事啦，你還一臉大便幹嘛？

老莫：沒事啦沒事啦。

工人甲：你怕你會被咖擦？

老莫：後，跟咖不咖擦沒關係啦！

工人甲：不然勒？(隨口說)你老婆跟人跑啦？

老莫：(哭了出來)

工人甲：幹，這酒會不會來得太快，我隨便亂講的耶，她真的跟人跑啦？

老莫：(嚎啕大哭)

工人甲：(來到老莫旁，摟他人懷摸摸他的頭)好啦，乖、乖，不哭、不哭，她是什麼時候跟人跑的？

老莫：(哽咽道)她沒有跟人跑……

工人甲：(推開他)幹，那你跟個娘砲一樣在哭什麼？！

老莫：但我怕她就快跟人跑了……

工人甲：什麼東西啦？你可不可以像個男人一樣講話？

老莫：(迅速坐正，擦掉眼淚，陽剛道)可以。

工人甲：(愣了片刻)好，那你講。

老莫：我的老婆，阮氏鏡小姐，昨天下午趁我上班的時候偷跑出去。

工人甲：就這樣？

老莫：就這樣。

工人甲：等等。你在上班，那你怎麼知道她偷跑出去？

老莫：我請假了。

工人甲：你請假？為什麼請假？

老莫：因為我覺得她最近怪怪的。

工人甲：所以你就故意請假回來突襲檢查？

老莫：是的。

工人甲：幹，你這招好耶。

老莫：(點點頭)

工人甲：讓她出乎意料，讓她知道你和她是不同的，恩威並濟裡的「威」。

老莫：(點點頭)

工人甲：她哪裡讓你覺得怪怪的？

老莫：她……變得很主動。

工人甲：幹，那不是很好嗎？你已經迷倒她，把她徹底收服啦。

老莫：真是這樣嗎？她不是在外面做了什麼虧心事，所以才要回家補償我嗎？

工人甲：哎，是也有這個可能啦。

老莫：(緊張)果然是吧？

工人甲：哎呀！你先不要窮緊張嘛，又還不一定是那樣。

老莫：那要怎麼確定？我要去跟蹤她嗎？

工人甲：跟蹤你媽啦！那是女人和徵信社在幹的事。

老莫：那、那我們還能怎麼辦？我要知道她到底背著我在搞什麼啊！

工人甲：幹！你別像個娘們似的。她背著你在幹嘛並不重要，重點是她還愛不愛你。

老莫：她還愛我嗎？

工人甲：從她願意補償你看來，她應該是還愛你。

老莫：那、那我還能怎麼做？

工人甲：你還能怎麼做……你希望她不要跑掉，嗯……

(女服務生出場，經過他們桌前走向其他桌)

工人甲：(盯著女服務生看，靈感一現)女兒。——小孩！對！操，就是小孩！

老莫：小孩？

工人甲：你只要和她有一個小孩，她就會乖乖待在家照顧那個小孩，就不會亂跑啦！

老莫：可是……

工人甲：我知道。我懂，我懂。(哽咽地拍拍老莫的肩)你們可以去用領養的嘛。領養的小孩還是小孩啊。反正你的目的只是要你老婆不要亂跑而已嘛。只要有小孩，一切就會順從你的意思了。「恩威並濟」嘛，你老婆一定也想要有個小孩，小孩就是那個「恩」。只要「恩威並濟」，你們的人生就能幸福美滿。

老莫：那如果她不想要領養小孩呢？

工人甲：哎呀，不會有女人不想要小孩的啦，她就算一開始排斥，之後也會迷小孩迷得半死的啦，這就是女人的天性。



(這時工人甲的手機響起)

工人甲：後，誰啦，打擾國安會議。(拿出口袋的手機，對著響著的手機開罵) 幹，又是臭婆娘，一天到晚打給我煩不煩啊，老子在談事情還給我來插嘴，看我怎麼教妳什麼叫禮貌！(走到舞台邊接通電話，態度立刻變得溫柔)喂，老婆啊，我在外面吃飯啊。啊？現在回去？可是我現在還在吃耶，可不可以等會兒啊？

……妳打翻東西地板黏黏的？啊，那妳先繞過去，不要踩到哦，我等一下就回去擦，妳先看電視，好、好，掰掰。(掛掉電話後對著手機扮鬼臉、做出揍人的手勢，發現台下觀眾正在看他，嚇了一跳，向觀眾尷尬笑道)恩威並濟。(離場。舞台上剩下老莫、工人乙安靜吃菜)

老莫：(問工人乙)欸，為什麼這麼多菜啊？

工人乙：(點頭)

老莫：蛤？

工人乙：(連忙搖頭)

(燈暗)

第三場：收出養中心大廳

人物：

出養男人：三十來歲

收出養中心客服人員：啞人士

老莫

氏鏡

舞台左側一座櫃台，櫃台前，出養男人正與收出養中心的客服人員爭執。

出養男人：(怒)你們口口聲聲說多為小孩著想、多以小孩為出發點、一定會為小孩找到理想家庭，結果呢？結果那些都是健康漂亮的小孩才有的權利！不健康

的小孩、難看的小孩、麻煩的小孩，你們就只管他們有人要就好！管他收養人是哪個阿貓阿狗，你們都無所謂，他們會有什麼下場，也都跟你們沒關係！

客服人員：（用手語比：「不是這樣的。」）

出養男人：我說過我看不懂手語！其他人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客服人員：（用手語比：「我不是他們，我怎麼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出養男人：我說過——算了，妳用寫的，用寫的總可以了吧！該死，整棟建築物裡就剩一個人，還失業率創新高。

客服人員：（將紙拿到櫃台上，拿著筆等待出養男人的問題）

出養男人：很好。我要問妳其他人什麼時候回來。

客服人員：（在紙上寫字，遞給出養男人看）

出養男人：「貴姓？」我姓陳。——我是問妳其他人什麼時候回來！

客服人員：（在紙上寫字，遞給出養男人看）「我怎麼知道？」妳——好，那我在這裡等，我一定要等到你們老闆出來，我要他好好跟我解釋我兒子是怎麼被搞成今天這樣的！

客服人員：（在紙上寫字，遞給出養男人看）

出養男人：「我們老闆不會來這裡」……我、那我跟你們這裡——

客服人員：（電話響。接起電話，將電話用肩膀夾在耳旁，以手語回應電話那頭的人：「是的，這裡是收出養中心。」電話那頭又問了一遍你們那裡是收出養中心嗎？她再用手語比：「我就說是了。」對方掛掉電話，她搖搖頭地跟著掛上。）

出養男人：誰都好，我就要跟你們這裡的人講這件事！

客服人員：（用手語比：你講了又能——）

出養男人：我看不懂！用寫的！

客服人員：（一副無奈，在紙上寫字，這時電話又響了，她再將電話接起，又是同樣的人，她再用手語比：「是，這裡是收出養中心。」對方那頭繼續追問，她乾脆把電話遞向出養男人）

出養男人：（客服人員拿著電話，出養男人對話筒說）幹、幹嘛？（對方問：「你們那裡是收出養中心嗎？」）

喂……這裡是收出養中心沒錯。（對方問：「我要出

養小孩，要怎麼做？」）喂……你要出養小孩啊，那你該先填申請單，……（注

意到客服人員）等等、等等，我不是客服人員啊！（將電話推回去）

客服人員：（掛上電話，低頭做她的事）

出養男人：（探頭看客服人員在寫什麼，發現她不是在寫對他的回應，忿忿道）喂，小姐。

客服人員：（抬起頭，用手語比：「有事嗎？」）

出養男人：我說過——算了！我等！我等總行了吧！（邁步向一旁座椅坐下）我今天一定要為我兒子討個公道！

（氏鏡和老莫從舞台右側進場。）

氏鏡：（慌張）老公，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

老莫：妳去問他收養小孩要準備什麼。

氏鏡：收、收養小孩？我們要收養小孩？！

老莫：哎，妳先去問就對了啦。

氏鏡：（腦袋一團混亂）等、等一下啦，我們要收養小孩？

老莫：哎，我還沒決定啦，妳先去問就對了。

氏鏡：可是……你怎麼都沒告訴我？！

老莫：我就還沒決定嘛。

氏鏡：你也應該要告訴我啊。

老莫：好啦，現在妳知道啦，那就趕快去問吧。

氏鏡：為什麼我們要收養小孩？

老莫：這我們回去再說啦，妳先去問。

氏鏡：我不要。你沒跟我說清楚我不去問。

老莫：哎，妳不去問，那我去問！（走向櫃檯）

氏鏡：（伸手抓住老莫）欸——

老莫：幹什麼啦？我要去問啊。

氏鏡：（猶豫片刻）我們一定要收養嗎？

老莫：哎，我就跟妳說我還沒有決定，問了再說嘛。

氏鏡：那我們可以先回去想一下再來決定嗎？

老莫：哎，都到這裡了，問完再說啦！

氏鏡：（沈默）

老莫：好啦我先去問就對了啦。（走向櫃檯）

氏鏡：（伸手抓祝老莫的手）等一下、你等一下——

老莫：（頭也不回地將手一揮）

氏鏡：（隨之跌倒在地，唉噫了一聲，但老莫沒注意到她跌倒，走到櫃檯前。坐在一旁的出養男人也因為太過悲傷而無暇理會他們）

老莫：（對櫃檯的客服人員問）欸，你好，如果我們要收養小孩，我們需要準備什麼？啊？你能不能用講的？你不能講啊？那……你能不能用寫的？（氏鏡維持

剛剛倒地的姿勢坐在原地看著老莫說話，老莫話說到一半時她自行起身走出收出

養中心，老莫話說完後燈暗)

第四場：老莫家客廳

人物：

老莫

氏鏡

老莫坐在舞台中央的雙人沙發查看收出養相關文件。

老莫：財力證明、存款證明、保險證明……還要健康檢查？……然後登記參加說明會……九月十三號，報名截止日是九月八號——那不就是明天？！下一場呢

……九二七，再下一場，十月十一。嗯……選十三或二七這兩場吧……（回頭看向氏鏡的房間，看她不在門口才呼喚）老婆啊——老婆——

氏鏡：（片刻後才出現，冷淡問道）找我有事嗎？

老莫：我問妳啊，九月十三和九月二七這兩場說明會我們要選哪一場？還是十月十一，只是這一場我覺得——

氏鏡：（冷淡地問）你是真的打定主意要收養了？

老莫：（笑）也沒有什麼打定不打定啦，申請看看又沒損失是不是，妳要是到時候不想要——

氏鏡：（語氣突然變得十分嚴肅）我問你，你是真的打定主意要收養了嗎？

老莫：（驚嚇，尷尬地笑）突然那麼嚴肅幹嘛啊？

氏鏡：回答我。你是真的決定要收養了嗎？

老莫：（不安地緩緩點了點頭）嗯……

氏鏡：「嗯」什麼「嗯」？！「是」還是「不是」？！

老莫：（急忙點頭）是、是……

氏鏡：很好。那我們就來辦收養。（轉身走向房間，消失在舞台上）

老莫：（目瞪口呆，恍神了片刻才說）欸老婆，那說明會要選哪一天？

氏鏡：（無回應）

老莫：欸老婆，說明會啊——（燈暗）

第五場：收出養中心小教室

人物：

社工：二十多歲，女性

夫婦甲：丈夫甲，五十多歲，視障人士，戴著墨鏡；婦人甲，四十多歲

夫婦乙：兩人都三十多歲，婦人乙為聽障人士

老莫

氏鏡

舞台中央，一長桌橫置，長桌有六個位子。女社工領著夫婦甲與夫婦乙走進教室。

婦人甲用推的將丈夫甲推到左邊數來第一個位子坐下，她則在第二個位子坐下；

夫婦乙則在第三、四個位子坐下，留下最右邊的兩個空位。女社工在長桌左側的

短邊，側對觀眾站著。她的背後有白板，白板上寫著「收養說明會」與收養流程。

社工：嗯……在進行分組討論前，我還是要先感謝大家願意留下來參加這第二階段的討論，我知道這不是容易的決定，這是一段不算短也不輕鬆的道路，你們願

意繼續堅持下去——

婦人甲：（不耐煩道）小姐，妳可不可以不要廢話了，就快點討論討論，趕快放我們走啦。

社工：（尷尬道）小姐，不好意思，但在討論前按照規定我們得先確認你們是否確實瞭解收養流程——

婦人甲：那就快確認嘛。年輕人，時間多。

社工：（尷尬）那……不知道各位對我們剛才講的那些收養流程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現在可以儘管問我，我會——

丈夫甲：（舉手）小姐！

社工：（十分雀躍於有問題）嗯是！先生有什麼問題嗎？

丈夫甲：妳有沒有戴眼鏡啊？

婦人甲：（出手打了丈夫甲的頭）你問這什麼問題啊死老頭！

社工：（尷尬）呃……這問題好像和我們今天收養主題沒什麼關係。

丈夫甲：（舉手）那小姐！

社工：呃是？

丈夫甲：妳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啊？

婦人甲：（又打了丈夫甲的頭）就叫你不要問這蠢問題你是聽不懂啊死老頭！

社工：（尷尬地笑）我是長頭髮。

丈夫甲：呵呵，我就知道，妳的聲音聽起來就是長髮的聲音。

婦人甲：（再打了丈夫甲）你再給我講這些不三不四的話！

（這時教室的門打開，老莫和氏鏡走了進來）

社工：先生，請問有什麼事嗎？

老莫：啊，小姐，抱歉、抱歉，我們是今天有報名參加說明會，可是剛才因為一點事所以來遲了，抱歉、抱歉……

社工：這樣啊，沒關係，不然你們先坐，我們已經在進行說明會第二階段的——

婦人甲：（生氣）等一下小姐，什麼叫不然你們先坐啊？他們怎麼可以現在才來？他們這樣的行為是插隊耶！我們可是從下午兩點就開始聽那無聊得要命的東西聽到現在，他們怎麼可以現在三點半才來，然後還有資格跟我們一樣坐在這裡？

丈夫甲：（笑問老莫）先生，你是不是禿頭啊？

婦人甲：（打丈夫甲的頭）你給我閉嘴！

社工：（向老莫說）沒關係沒關係，先生你們先請坐。（向婦人甲說）小姐，妳放心，妳的疑慮我瞭解，我之後會再請他們來補剛才說明會的部分。

婦人甲：哼，妳最好要給我這麼做。

社工：（尷尬微笑）那……大家還有問題嗎？

丈夫甲：（舉手）

婦人甲：（打丈夫甲的頭，讓他把手放下）

社工：（微笑）沒有問題的話那我們要來進行討論的部分。嗯……這部分主要是要瞭解你們的背景，還有你們比較傾向收養怎樣的小孩子。那先請邱先生、邱太太談談你們的背景。（伸手指示夫婦甲，然後坐下）

婦人甲：這不是申請單都有寫嗎？哎，反正就是他是按摩的啦，我是家庭主婦啦。

社工：所以是單薪家庭嗎？

婦人甲：什麼單薪家庭？！我每天約人來家裡打牌也賺不少咧，雖然有時候手氣不好啦，但跟妳講，我順的時候一天就夠抵他一個月了。

社工：（尷尬笑）那請問你們傾向收養怎樣的小孩子？

婦人甲：當然是有手有腳就好了啊。

社工：意思就是希望他身體健康嗎？

婦人甲：誰管他身體健不健康啊，我只要他有手有腳能去工作幫我賺錢就好了啦。

社工：（尷尬笑）就是希望他是個獨立的小孩的意思吧？

婦人甲：當然要獨立啊，我要小孩就是要他養我啊，不然你看，（手指丈夫甲）這個死老頭，還能再工作個幾年？他沒辦法工作了誰養我啊？

社工：可是你們這樣的想法是把小孩看成工具，這是一一

婦人甲：妳要跟我說這是不對的嗎？那我問妳，這跟「孝順」有什麼不一樣？大家都說「子女要孝順父母」啊，「孝順」不就是子女要順從父母的意、對父母好？那我希望他養我、給我錢、讓我打牌，他能做到不就算是「孝順」嗎？妳憑什麼說這樣不對？妳如果說我這樣不對，那妳就是說全天下要求子女孝順的人都不對。妳是這樣想的嗎？

社工：（欲語還休）

婦人甲：好啦，別浪費時間了，快問其他人啦。無聊的討論。

社工：（向夫婦乙說）那……接下來請林先生、林太太談談你們的背景和你們傾向收養的小孩。那個，如果方便的話請林先生幫忙翻譯林太太的話。

丈夫乙：（說話眼神不斷游移）嗯……好……那個……我是一般的上班族，資訊管理方面的，我太太是……賣雞蛋糕的，她……耳朵聽不見，所以我們講話都

……靠手語……我們結婚有……

婦人甲：你可以講話講快點嗎？！

丈夫乙：啊……不好意思……我講話就……

社工：沒關係，你慢慢說，我們不急。

婦人甲：妳不急我急啊！

丈夫乙：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講到哪裡了？

社工：你們結婚。

丈夫乙：啊……對……我們結婚、我們結婚……嗯……我們結婚有五年了。但我們都沒辦法有我們的小孩——

婦人甲：這不是廢話？！你能有你的小孩你會在這裡嗎？！

社工：小姐，妳能不能尊重一下這位先生？

婦人甲：哼，尊重，男人才沒什麼好尊重的。你快給我講啦，你要收養哪種小孩？跟你一樣窩囊的，還是能幫你賺錢的？

丈夫乙：嗯……（看看一旁的妻子）我們希望能……收養醫生的小孩……

婦人甲、社工、老莫：啊？

丈夫乙：就是醫生……生的小孩。

社工：（尷尬地笑）還真特別的想法啊，林先生、林太太怎麼會這麼希望？

丈夫乙：因為……醫生的小孩……會比較聰明，他比較聰明……就能有比較好的……成就，這樣我們……就能被別人尊敬……

社工：（尷尬地笑）這……但林先生啊，你要知道，通常醫生那種職業的人，是很少將小孩出養的。

丈夫乙：嗯……這我們有想到……所以如果沒有醫生……律師也行……

婦人乙：（拍拍丈夫的肩，比手語告訴他：「你有沒有跟她說要長得高一點的？」）

丈夫乙：啊……還有要長得高一點、壯一點的……不要像我們這樣……



社工：（尷尬地笑）我會向上面反映你們的意願的。那我們先換下一對夫妻，（看向老莫）請問先生太太貴姓？

老莫：啊，姓「莫」，「百口莫辯」的那個「莫」，然後我太太姓「阮」，就是越南最常見的那個「阮」。

婦人甲：（輕蔑）越南新娘啊？

氏鏡：（生氣）是越南新娘，怎麼了嗎？

婦人甲：妳——這是在踐什麼踐啊？越南新娘憑什麼這樣？

社工：（尷尬笑著插話）那請問莫先生、阮太太是從事什麼工作的呢？

婦人甲：詐騙集團啦！

氏鏡：什麼詐騙集團！小姐，妳不要亂說好不好！

婦人甲：越南新娘不都是來騙台灣人的錢？

氏鏡：我們沒有！

社工：（尷尬地笑）那莫先生，請問你從事什麼工作呢？

老莫：我啊，我是做粗活的。（笑）

婦人甲：難怪娶越南新娘。

氏鏡：（憤怒地起身）喂小姐，越南新娘到底是哪裡得罪妳了？妳為什麼要這樣歧視越南新娘？！

婦人甲：（冷笑）歧視？我哪裡有歧視了？整個台灣，全部台灣人，都是這樣看妳們的啊，我哪裡歧視？

氏鏡：（垂下視線，沈默片刻，再看向婦人甲，心虛、苦悶道）但事實並不是如此。

婦人甲：事實哪裡不是如此，事實就是如此啦！

氏鏡：（呆站在原地，無力反駁）

老莫：（將氏鏡拉坐下）好啦，不要吵架了。

社工：那請問阮太太是從事什麼工作？

氏鏡：（沈默，鬱悶地陷入自己的思緒內）

老莫：（看向氏鏡）老婆，在問妳啦。

氏鏡：（沈默）

社工：阮太太？

氏鏡：（沈默）

老莫：（尷尬道）她啊，是做家庭代工的啦。

社工：原來如此。那，莫先生你們傾向收養怎麼樣的小孩呢？

老莫：我們啊……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都還沒想過耶……我們想說有孩子——

氏鏡：有殘疾的孩子。

婦人甲、社工、老莫：（震驚得啞口無言片刻）

老莫：（尷尬地笑）老婆妳在講什麼？

氏鏡：（抬起頭，堅定道）我說我們想收養有殘疾的孩子。

社工：（仍震驚不已）呃……請、請問有什麼原因嗎？

氏鏡：因為我們愛有殘疾的孩子！眼睛看不見的、耳朵聽不見的、行動不方便的、內臟有毛病的、智力有問題的，你們通通都給我們吧，我老公和我我們最愛了！  
（起身走出教室，燈暗）

第六場：老莫家客廳

人物：

老莫

氏鏡

氏鏡和老莫一起走進門，老莫將門關上，氏鏡走去沙發坐下，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

老莫：（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站在沙發旁無奈問道）妳到底在搞什麼？

氏鏡：（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沈默）

老莫：（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出門前一直鎖在廁所裡害我們遲到，到了那裡又跟人家吵架，又說什麼我們愛有殘疾的孩子，妳到底在幹什麼啊？

氏鏡：（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難道你覺得那個女人罵越南新娘是對的？

老莫：（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當然沒有啊。但妳也用不著在那裡跟她吵起來吧？要是我們因此被扣分，不能收養了怎麼辦？

氏鏡：那不是很好？

老莫：還有妳說那愛有殘疾的孩子又是怎麼回事？

氏鏡：難道你不愛嗎？

老莫：我怎麼可能愛嘛。誰要有殘疾的小孩啊？

氏鏡：那要是我們收養到一個有殘疾的小孩呢？你怎麼辦？

老莫：妳要知道這不是生小孩，這是收養小孩啊。收養小孩就代表我們可以選嘛，我們可是申請人耶，他們總會尊重我們的意願吧。

氏鏡：尊重我們的意願？是尊重你的意願吧！那你要不要乾脆跟那個女人一樣，說要一個可以替你賺錢的小孩算了？！

老莫：哎，話不能這樣講啊，養小孩是一輩子的事啊。

氏鏡：你現在知道養小孩是一輩子的事了？那為什麼當初決定的時候都沒有和我討論？

老莫：妳不是也說我們來收養小孩嗎？

氏鏡：我是說之前！在帶我去收養中心前你有告訴過我這件事嗎？

老莫：那時候我也還沒決定嘛。

氏鏡：那如果我現在說不要收養你是不是就不會收養了？

老莫：（遲疑片刻）哎，我們都過第一關了，剩下幾關撐一撐就過了嘛。

氏鏡：（無奈地沈默）

老莫：老婆，如果我們有小孩啊——（坐到沙發上氏鏡的旁邊，同時氏鏡起身走去房間）欸老婆——（見氏鏡走進房間，不以為然地從口袋拿出收出養中心的文宣研究，燈暗）

第七場：收出養中心大教室

人物：

教師：四十多歲，男性，跛腳人士

夫婦丙

夫婦丁

老莫

氏鏡

講桌在舞台中央，講桌後有白板，白板上寫著「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底下有六張課桌椅，夫婦丙、夫婦丁、老莫、氏鏡已就座。燈亮後，教師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進場至講桌後。

教師：(笑)真是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這個「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我呢，很榮幸地來和各位分享我個人的經驗，各位就把我當成是你們的「朋友」，不要把我當成是你們的「老師」，我實在不喜歡「老師」這樣的頭銜啊。

婦人丙：(台灣國語)為什麼啊？老師？

丈夫丙：(台語)啊他就說他不喜歡人家叫他老師你聽不懂啊？！

婦人丙：喔。

教師：(笑著走下講台，穿梭在各對夫婦之間)OK，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很簡單，就叫「理想的父母」。相信各位都有對於「理想的父母」的想法吧，我想先請問大家，你們「理想的父母」是什麼樣子？嗯，(看向婦人丙)這位紅衣服的小姐。

婦人丙：(台灣國語，笑著跟一旁的丈夫說)他叫我小姐ㄟ。

教師：小姐，妳認為「理想的父母」是？

婦人丙：(台灣國語)老師——

丈夫丙：(台語)他就叫你不要叫他老師了！

婦人丙：(台灣國語)喔。那個，師父，什麼叫我認為「理想的父母」啊？

教師：簡單說就是妳想成為什麼樣的父母？

婦人丙：(台灣國語)喔——當然是有小孩的父母啦。

丈夫丙：(台語)啊這不是廢話！他問的是你要怎麼養小孩啦！

婦人丙：(台灣國語)喔——啊就，給他餵得飽飽的啊，衣服穿得貴貴的啊，學校上得遠遠的啊，這樣他就會過得爽爽的啦。

丈夫丙：(台語)還有東西要買得金閃閃的啦。

教師：(冷笑)土豪父母。(看向丈夫丁，重新眉開眼笑)那這位藍衣服先生呢？你的「理想父母」是？

丈夫丁：教育。「理想的父母」就該一切都以教育為重，對孩子的成長有幫助的東西，我們就該去投資，相反地，那些沒營養的東西，我們就該為孩子排除在外。

教師：(冷笑)補習班父母。那這位灰衣服先生呢？你認為的「理想的父母」是？(看向老莫)

老莫：（尷尬地笑）我啊……我也不知道耶……我也沒養過小孩嘛，不過我覺得……只要能常陪小孩，就是理想的父母了。

教師：（冷笑）沒錢的父母。（這句話令氏鏡憤怒得站起身，老莫制止了她）很好、非常好，各位的答案都（變臉）錯了。（恢復正常，笑道）什麼是「理想的父母」呢？（舉起拐杖打地板怒吼）簡單說就是「打」！「打」什麼？當然是「打小孩」啊！（瘋狂拿著拐杖揮舞）看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婦人丁：先生，我不認同體罰！

丈夫丁：是啊，怎麼能對小孩進行體罰呢？

教師：（恢復正常）的確，體罰的有效性令人存疑。用暴力難道他們就會改嗎？為什麼不能跟他們講道理？和他們溝通？我懂、我懂、（怒）我當然懂！（冷靜）所以我才要告訴你們，打小孩是必要的。

丈夫丙：（台語）我也覺得小孩該打，小孩不打不成器啦。

婦人丙：（台灣國語）是啊，老師，像我家隔壁的小孩，他就從小被打到大，你知道他現在長到一百九十公分囉。現在他還為了讓他爸爸長高，也一直在打他爸爸ㄟ。

丈夫丁：先生，我認為不管怎樣——（教師用手堵住了他的嘴）

教師：那灰衣服的男人，你們呢？（看向老莫）

老莫：（緊張）呃……我覺得……打小孩的話——

教師：很好，你也覺得應該打小孩對吧？

婦人丁：怎麼會應該——（教師用另一隻手堵住她的嘴。這時教師站在夫婦丁的身前，兩隻手在後堵住夫婦丁的兩張嘴，拐杖靠在他的大腿，面對觀眾）

教師：有人說：「小孩是弱勢，所以我們當然要從他們的角度出發。」但你們想想，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每天早上，我們這些作父母的，要比他們早半個小時起床準備早餐——

婦人丁：（掙脫教師的手，隨即又被教師堵住嘴）那本來就是你該做的——

教師：如果你不幸忘了他們的早餐店黑名單，買了他們嫌棄到爆的早餐，他們非但不吃，你還會被他們痛罵一頓。然後呢，你開車送他們上學，因為沒來得及通過黃燈，他們再罵你第二頓。到了學校，你發現他們東西忘了拿，拿下去給他，這次，他們連罵都不罵你了，就給你一個像踩到屎的表情——

婦人丙：（台灣國語）踩到死？（台語）踏給他死哦？

丈夫丙：（台語）踩到屎啦。

婦人丙：（台灣國語）老師原來是大便哦？

丈夫丙：(台語) 啊不是叫你不要叫他老師了？

教師：(鬆開堵在夫婦丁嘴上的手，回頭罵) 可以讓我講完嗎？！

夫婦丙：(比出「請」的手勢)

教師：謝謝。他們把我們當成屎看就算了，至少它還可以當作肥料、可以燃燒，而且有時候屎不好清，還可以黏在他們鞋底好幾天，最可悲的是，我們在家裡，他們卻不知道我們在家裡……便當少買一份，筷子少擺一雙，在你洗澡的時候瓦

斯還被直接關掉……這樣的狀況，你們怎麼說？(看向夫婦丁) 你們還覺得小孩子是弱勢，我們應該要一切都為他們著想嗎？

丈夫丁：(略微不安) 也許……那只是你和他們缺乏溝通？

婦人丁：(略微不安) 是啊，也許你只要多傾聽他們、多瞭解他們，你們的關係自然就會好了？

教師：(嗤之以鼻) 溝通？傾聽？瞭解？你想，但他們不想，你怎麼辦？！(一陣沈默)

老莫：也許……只是努力不夠？

教師：努力？！我還不夠努力？！為了他們，我一隻腳癱了照樣來上課，這樣還不夠努力？！我問你，你什麼工作？！(問丈夫丁)

丈夫丁：(還在不安的情緒裡) 工程師。

教師：(問婦人丁) 妳呢？

婦人丁：(還在不安的情緒裡) 護士。

教師：(問丈夫丙) 你呢？

丈夫丙：(台語) 我啊，有錢人啦。

教師：(看向婦人丙) 妳呢？

婦人丙：(台灣國語) 有錢人他老婆啦。

教師：通通站起來！一人一根，發下去！(從他拐杖內抽出四根藤條，交給最靠近他的丈夫丙，丈夫丙拿了一根之後往旁邊傳，婦人丙、丈夫丁、婦人丁都拿到了藤條。老莫和氏鏡遭到忽略，在一旁不知該不該上前領藤條) 都有了，很好，我問你(指著丈夫丁)，你工作有沒有壓力？

丈夫丁：有……

教師：什麼壓力？

丈夫丁：(哭訴) 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計劃，永遠都在追求更快的工作效率，就

連睡覺的時候我都好怕別人正在拼命向前衝……

教師：(悲嘆)我同情你。跟著我，將你手上的藤條，用力地往地上打！（用拐杖打地，丈夫丁跟著用藤條打了一下地板）好，換妳（看向婦人丁），護士小姐，妳工作有沒有壓力？

婦人丁：有……

教師：是不是每天都有應付不完的病人？巡不完的病房？挨不完的罵？休不了的假？

婦人丁：(痛哭著點頭)

教師：(悲嘆)我也同情妳。妳也跟著我，將妳手上的藤條，用力地往地上打！（用拐杖打地，婦人丁跟著用藤條打了一下地板）非常好，換你（看向丈夫丙），你有沒有——（突然想到他沒有工作而語塞）

丈夫丙：(台語)你想問我有沒有壓力是不是？有啦！錢很多我很有壓力啦！

教師：(悲嘆)我也同情你。你也跟著我，藤條狠狠地往地上打！（用拐杖打地，丈夫丙跟著用藤條打了一下地板）就是這樣。再來是妳（看向婦人丙，再次語塞）——

婦人丙：(台灣國語)老師，我是沒什麼壓力啦，但我也可以打啦！（用藤條打了一下地）

教師：很好。(看向夫婦丙、丁四人)有沒有感覺，壓力已經稍微釋放了？再來，你們一樣跟著我，我說「一」的時候，你們就將藤條舉高，我說「二」的時候，我們就一起將它揮下去。「一」！（舉起拐杖，四人跟著舉起藤條）這一下，是打我們上面那些將員工視如蟑螂螞蟻的財團老闆，「二」！（揮下拐杖，四人跟著揮下藤條）再來！「一」！（舉起拐杖，四人跟著舉起藤條）這一下，是打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政客，「二」！（揮下拐杖，四人跟著揮下藤條）「一」！（舉起拐杖，四人跟著舉起藤條）這一下，是打那些勾心鬥角的黑心同事，「二」！（揮下拐杖，四人跟著揮下藤條）很好。有沒有很爽？

丈夫丙：(台語)有啦！

婦人丙：(台灣國語)老師，我壓力都沒了耶！

教師：很好。現在要進到日常修行的部分了。來，想像這個地板，就是我們的小孩。在他上大學前，我們每天回家都會看到他。如果他不幸看到我們，他就會擺出那踩到屎的表情。有沒有看到，地板上那個屎臉的傢伙，舉起你的藤條（舉起拐杖。夫婦丙也舉起藤條。夫婦丁卻猶豫了。教師垂下拐杖，向夫婦丁說）怎麼啦？心軟了嗎？但你們看仔細，地上那個傢伙，他的表情深處，透露的是什麼？

夫婦丁：(仔細凝視)

教師：是不是一種寂寞？

丈夫丁：寂寞……

教師：對，寂寞。因為你們每天沒日沒夜的加班，讓他們每天都得獨自面對空蕩蕩的家、冰冷冷的電器、乾巴巴的食物，他們好寂寞、好寂寞……你們知道嗎？

婦人丁：對不起……

教師：不用急著道歉。妳還有機會補償他的。

婦人丁：怎麼補償？！

教師：舉起你們的藤條。(舉起拐杖，夫婦丁也半信半疑地舉起藤條)你們知道，摩擦會生熱，那個熱，就是孩子他們渴望的溫暖。(揮下拐杖，高呼)我們打他！(夫婦丙、夫婦丁也揮下藤條)我們再打他！(揮下拐杖，夫婦丙、夫婦丁也麾下藤條)再打！再打！再打！(連續揮下拐杖，夫婦丙、夫婦丁也麾下藤條)有沒有聽到？！你們有沒有聽到？！

婦人丙：(持續打地板，台灣國語)聽到什麼啊老師？

教師：(持續打地板)他們在「嚎、嚎、嚎」啊！

丈夫丙：(持續打地板，台語)他們在哭啊？

教師：哭？他們是在說我們打得「好、好、好」啦！

丈夫丙：(持續打地板)原來他是在說「好」啊！啊，老婆啊，我看到啦！我們的兒子他在笑啦！他在笑！他被打得很爽啦！

丈夫丁：(持續打地板，欣喜道)老婆！我們的女兒她也在笑耶！

婦人丁：(持續打地板，欣喜道)你也看到啦，老公？我怎麼都沒想到！疼痛會造成腦袋分泌多巴胺啊，多巴胺能讓她快樂、興奮，甚至增進她的記憶力！

丈夫丁：(持續打地板，欣喜道)這……老婆，這不就是教育嗎？

教師：(持續打地板)這就是最理想最快樂最幸福的父母！

(燈暗)

第八場：中醫診所診療間

人物：

醫生：五十多歲，女性



氏鏡

舞台左側，醫生坐在辦公桌後，側對觀眾，拿筆寫著東西。氏鏡打開診療間的門  
走進場。

醫生：（望了氏鏡一眼，指著辦公桌旁的椅子微笑道）坐、坐。：

氏鏡：（緊張地在那把椅子坐下）

醫生：（放下筆）又一個月不見啦。有好消息了，對不對？（一臉期待）

氏鏡：還是沒有耶，醫生。

醫生：（尷尬地笑）哈哈，沒關係，不急、不急，身體本來就是要慢慢調的嘛，  
是不是？來，我先幫妳把把脈。（替氏鏡把脈）嗯……嗯……妳是不是最近很晚  
睡？

氏鏡：沒有耶醫生，我都九點多就睡了。

醫生：（把脈）嗯……對，妳九點多就睡了，我感覺到了，嗯……那妳是不是有  
吃麥當勞？

氏鏡：沒有耶，醫生，我沒有在吃麥當勞。

醫生：（把脈）肯德基！

氏鏡：嗯……我也沒有吃肯德基啊。

醫生：（把脈）啊……對……妳也沒有吃麥當勞和肯德基，我也感覺到了，嗯……  
那妳是不是有喝林鳳營的鮮乳！

氏鏡：呃……我和我老公都不能喝鮮乳耶醫生。

醫生：（把脈）對……對……妳不能喝鮮乳，妳絕對不能喝鮮乳，我感覺到了，

嗯……嗯……那妳是不是沒運動？

氏鏡：我也都有照醫生妳說的一個星期走三次耶。

醫生：（把脈）嗯……對……妳很聽話，妳一個星期都有走三次……但妳是不是走不夠？

氏鏡：我都有走四十五分鐘耶，醫生。

醫生：（把脈）嗯……對……對……我也感覺到了，四十五分鐘，沒錯，妳一星期走三次、每次走四十五分鐘……嗯……嗯……那……妳是不是心情不好？

氏鏡：嗯……我最近心情是不太好啦。

醫生：（把氏鏡的手放開）看吧！我就知道！妳的脈搏就告訴我妳心情不好！

氏鏡：真、真的嗎醫生？

醫生：這還用說，我連妳為什麼心情不好都知道，妳一定又是因為你們沒有孩子而心情不好。

氏鏡：（沈默片刻）不是耶，醫生，我是因為我老公最近要收養小孩而心情很煩。

醫生：（尷尬地笑）哈哈，一樣意思啦，就是因為你們沒有小孩，你老公才要去收養小孩，妳也才會心煩的嘛——啊？收養小孩？

氏鏡：嗯，醫生，我老公他最近在申請收養小——

醫生：（歇斯底里地喊）不可以！

氏鏡：啊？

醫生：（起身在診療室漫步，尷尬、緊張道）我說……你、你們為什麼要收養小孩呢？你們都能自己生了，怎麼還要收養小孩？

氏鏡：我老公他覺得我們就是生不出來吧。

醫生：你、你們怎麼會生不出來呢？妳知道我剛才聽妳的脈搏，就快聽到小孩子的心跳聲了妳知道嗎？

氏鏡：啊？小孩子的心跳聲？真、真的嗎，醫生？

醫生：當然是真的！只要妳繼續吃我的藥，我跟妳保證，再過幾個月，妳一定會懷孕。

氏鏡：真的嗎，醫生？

醫生：當然，只要妳按時吃藥、按時回診、按時交錢——（自知說錯話而住嘴）

氏鏡：按時交錢？

醫生：（尷尬地笑）哈哈，為妳的孩子做個好榜樣嘛，哪有人看病不繳掛號費的？

氏鏡：那大概還要再幾個月啊，醫生？

醫生：當然是越久越好啦。

氏鏡：什麼？

醫生：（尷尬地笑）哈哈，我說大概要九個月吧。

氏鏡：九個月？還要這麼久啊？

醫生：也不一定啦，看個人造化、個人造化。

氏鏡：那時候說不定收養都辦好了。

醫生：（厲聲道）不可以收養！

氏鏡：啊？

醫生：我聽到妳心中是這樣吶喊的。

氏鏡：醫生，妳連我的心聲都聽得到啊？

醫生：當然當然，脈搏聽久了就會到達這個程度了。

氏鏡：嗯，我不想他辦收養。

醫生：當然不能辦啊！（湊近桌子看一下病歷上的名字）氏鏡，妳知道收養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嗎？

氏鏡：多可怕？

醫生：收養到難管教的孩子就算了，妳辛辛苦苦養大的那個孩子最終離妳遠去也就算了，哪個小孩不會離開父母呢是不是？最悲慘的是，他會恨妳！

氏鏡：恨我？

醫生：對，他會恨妳、恨死妳，為什麼？因為妳把他從他的生父生母那裡給奪走，害他無法和他的生父生母一起生活！因為妳用收養這個行為證明妳比出養他的生父生母還有錢還有時間還有耐性，害他的生父生母被羞辱了！因為妳從小就讓他以為妳是他的親生母親，他最信任妳，妳卻騙他，害他被他自己最信任的人給騙了！如果妳是他，妳會不恨嗎？

氏鏡：可是我們也有養他。

醫生：養他？養他算什麼？妳知道這社會有多少失敗的收養案例嗎？

氏鏡：可是我看那個收養中心的影片，有很多幸福快樂的案例啊。

醫生：當然！那是收養中心提供的嘛，他們當然要給收養人美好的形象啊，不然你們怎麼會願意去收養？他們是在做洗腦的工作，妳千萬不能被騙了！什麼幸福快樂的案例，都是靠一大堆不幸的案例去累積出來的！那些不幸的案例都被他們藏起來了，妳才會以為收養是一件多幸福美滿的事，不——收養是我們這一行

……噢不對，是我們這世界最可怕的事！

氏鏡：（沈默）

醫生：（看說服好像還沒什麼用，改打悲情牌，悲泣道）妳知道……我曾經收養一個小孩嗎？那是我唯一的小孩。收養他後，我又和我老公離婚，我一個人獨自辛辛苦苦養了他二十年，在他二十歲生日那天，我決定要告訴他他不是我親生的。我認為他已經是成年人了，他有知道真相的權利，所以我就告訴他，但結果妳知道怎樣嗎？

氏鏡：怎樣？

醫生：他打了我一巴掌，然後就離家出走了。到現在，十年了，他都沒有再回來過，也沒有和我通過一通電話……我養了他二十年，這就是妳說的「養育之恩」嗎？

氏鏡：（沈默）

醫生：真的，氏鏡，聽我一句勸，千萬別收養小孩。就像很多人是見錢眼開，小孩啊，是見血緣眼開。

氏鏡：我也不是很希望我老公申請收養。所以我一開始都故意不配合我老公，故意遲到、說氣話。

醫生：對，就是這樣，氏鏡，這樣就對了！

氏鏡：可是我老公他好像真的很想要小孩，我們之前又生那麼久都生不出來。

醫生：哎喲，我就跟妳說啦，再十個月妳就能懷孕了，急什麼嘛！

氏鏡：妳剛剛不是說九個月？

醫生：啊，對啦，是九個月啦九個月，你們就再忍個九個月，就會有小 Baby 啦，不要急嘛。

氏鏡：真的一定會有嗎？

醫生：當然沒有事情是一定的啦，我只能說……要相信我。（笑）

氏鏡：那我們是不是同時辦收養會比較好？

醫生：同時？所以你們還會繼續在我這裡看診嗎？

氏鏡：當然會啊。

醫生：（笑）那就同時辦吧。

氏鏡：可是醫生妳剛剛不是說收養不好？

醫生：哎呀，個人有個人的造化嘛，也許你們就不像我，運氣這麼不好啊。

氏鏡：（猶豫片刻）醫生，真的要有小孩比較好嗎？

醫生：（尷尬地笑）哈哈，妳怎麼突然爆出（面色鐵青）這麼一句晴天霹靂的話啊？

氏鏡：我以前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覺得，夫婦之間就應該要有個小孩。

醫生：這當然嘛！

氏鏡：可是……因為申請收養小孩，我去聽了說明會、上了父母的準備教育，我怎麼覺得好像每個人都把小孩當成是工具？賺錢的工具、榮耀的工具、成就感的工具。就連我好像也把小孩子當成是讓我有安全感的工具。

醫生：啊？安全感？

氏鏡：我在這裡生活，雖然我已經有了身份證，可是這裡還是常常會讓我覺得很陌生，不像是我的家，所以我常常要很小心、很聽話，老公要我在家工作，我就在家工作，老公要我不要亂跑，我也就不要亂跑，老公要申請小孩，我也就照他的意思申請小孩。即使很多時候我很抗拒，我生氣、罵他、和他吵架，但我終究沒辦法完全拒絕他。我怕我一不照他的意思做了，他就會把我拋下，讓我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一個人生活。所以當我們一直生不出來，我就很擔心有一天他會因為這個原因把我拋下，他們台灣男人娶我們越南女人，不就是為了要有小孩嗎？

醫生：（聽她話講到一半就回位子癱坐了）是！就是這樣！所以妳非生不可！

氏鏡：妳也這樣認為嗎，醫生？

醫生：當然！妳也知道，台灣人最愛小孩啦，什麼東西都馬要留給小孩，錢啊、食物啊、偏見啊、夢想啊、存在啊。沒有孩子他們怎麼留？

氏鏡：我也一直覺得我應該要為他生個小孩。可是當他說要申請收養小孩，我卻又擔心他收養到了小孩，就會拋下我了。所以我很自私地想阻止他收養。我希望他的小孩是我親生的，這樣他就不會把我給拋下。就算他把我給拋下，只要有我自己的小孩，我就不會是一個人，他畢竟是我自己親生的，我相信他會繼續陪在我身旁，就算要像醫生妳一樣——

醫生：我怎樣？

氏鏡：妳不是獨自撫養那個收養的孩子二十年嗎？

醫生：啊、對、對、對，我撫養了二十年。——我剛剛是說二十年嗎？那我會不會顯得太老啊？（發現氏鏡在看她）啊，妳繼續繼續。

氏鏡：就算要我一個人賺錢養他，只要他陪在我身旁，健健康康地長大，這個地方再陌生、不是我的家、工作再辛苦，我覺得我也能勇敢活下去。（看向醫生）

醫生：（遲疑片刻後才趕緊起身）對——小孩萬歲！媽咪萬歲！

氏鏡：可是醫生，我這樣把他當成工具，真的能養好他嗎？

醫生：哎，現在沒有父母在考慮這些的啦！反正現在那麼多補習班，擔心什麼啊是不是一一（看時鐘）啊？！已經三點半了？！（將氏鏡從椅子上拉起）好啦，阿鏡，妳可以當個好媽媽的啦，別想太多，乖，按時吃藥、按時回診、按時交錢，八個月後包准妳懷孕！（將氏鏡推向門口）

氏鏡：八個月？不是九個月嗎醫生？

醫生：呃……妳剛剛的發言讓它提前一個月了啦！下一位！（打開門將氏鏡推出去，燈暗）

第九場：老莫家客廳

人物：

老莫

氏鏡

老莫坐在沙發上，翻閱收出養中心的文件，氏鏡打開大門走進場。發現老莫又提

早回來了，氏鏡緊張地放輕腳步想偷偷進房間，走到半途老莫便開口。

老莫：（仍在閱讀手上的文件，沒看氏鏡，面色凝重地說）回來啦。

氏鏡：（尷尬地笑）是啊。

老莫：（仍在看手上的文件）去哪裡啦？

氏鏡：（猶豫片刻，鼓起勇氣說）中醫診所。

老莫：（仍在看手上的文件）中醫診所啊，去看什麼？

氏鏡：不孕。

老莫：（仍在看手上的文件）去看不孕啊。——啊？不孕？！（回頭望向氏鏡）

氏鏡：（點點頭）嗯，不孕。

老莫：妳自己去的啊？

氏鏡：我……對，我自己去的。

老莫：（沈默片刻）那……醫生有說什麼嗎？

氏鏡：老公，你不生氣？（驚訝地來到沙發坐下）

老莫：這有什麼好生氣的啊？

氏鏡：我……我以為你會生氣耶。所以我才都不敢跟你說。

老莫：我們生不出來本來就是事實嘛，哪有什麼好生氣的。結果呢？醫生說了什麼？

氏鏡：醫生說我再八個月就能懷孕了。

老莫：八個月？！只要再八個月？！

氏鏡：（笑著點頭）對啊，醫生說原本九個月，但因為我講了什麼話就變成只要八個月了。

老莫：妳講了什麼話就能減一個月啊，那妳再講、再講。

氏鏡：（笑）我哪知道要講什麼啊。

老莫：真是沒想到看中醫這麼有效耶，早知道我們就早點去看了。欸老婆，今天收養中心也寄這個來了。（開心地將手中的文件遞給氏鏡）

氏鏡：（看了文件道）面談時間還有家訪時間？老公，那我們還要辦收養嗎？

老莫：（笑）既然你能懷孕那我們就不用辦那個啦。

氏鏡：真的嗎？

老莫：小孩當然是我們自己的好嘛。

氏鏡：（笑著沈默）

老莫：我啊，剛剛還在煩惱要怎麼面對面談的問題，啊，現在——什麼都不用擔心啦。（開心地拿遙控器打開電視，往沙發一靠）

電視新聞播報聲 A：……上週重新開業的台北市普陀診所，今日上午發生一起兇

殺案，被害人是身陷販嬰案的普陀診所負責人關聰明醫師——

老莫：（在播報聲中說）怎麼還是這個，整天都在報這個。

電視新聞播報聲 A：——兇嫌陳姓男子自稱是關聰明醫師三十年前所販賣的嬰兒，因為關聰明醫師篡改他的身份，導致他和他的表妹結婚產下一名有智能障礙的兒子被迫出養，近日該名孩童——

老莫：（在播報聲中說）對耶，我怎麼沒想到我們也可以用買嬰兒的？

氏鏡：（打了老莫）你也想鬧上新聞啊？

電視新聞播報聲 A：——因遭收養家庭家暴而進行棄養官司，兇嫌陳姓男子氣不過便向罪魁禍首關聰明醫師進行報復——

（老莫轉台）

老莫：還是這個。（欲轉台，被氏鏡阻止）

氏鏡：等一下啦，那間診所好像就在收養中心附近。

電視新聞播報聲 B：（燈漸暗）據現場目擊的護士指出，陳姓男子先是問關聰明醫師「還記不記得我」，之後與關聰明醫師發生激烈口角，最後自大衣內取出藏

匿的開山刀，朝著關聰明醫師的腹部一連刺了十多刀，直到關聰明醫師不支倒地才罷休。關聰明醫師一直堅持他所做的販嬰是件善事，在遇刺的同時嘴裡仍念念有詞地說著「我可是觀世音」——（老莫轉台）

老莫：（在播報聲中說）啊，這個。

電視新聞播報聲 C：好吃夯仔內，今天帶您到高雄品嚐泰式料理，椰奶黃咖哩雞麵，裡頭除了有濃濃的泰式黃咖哩之外，還加了椰漿，主角是去皮去骨的雞腿肉，搭配吸了滿滿湯汁的粗版意麵條，讓顧客吃得讚不絕口——（音量漸小）

老莫：（燈全暗，在播報聲中說）老婆，我們今天去吃這家吧。